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路径研究*

张莉 安琪 滕永忠

摘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对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农业强国具有深远影响。虽然中部地区在粮食生产基础、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较弱、粮食产业竞争力不强、区域合作基础相对薄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发展要注重如下路径:优化粮食产业布局、加强科技支撑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及增强区域协同。

关键词: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5-0069-07 **收稿日期:**2024-06-30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农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发展的机制研究”(242400410634);2023年度中原英才计划(育才系列)中原文化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张莉,女,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2)。

安琪,男,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郑州 450006)。

滕永忠,男,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州 450002)。

粮食安全是新时期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提出“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习近平,2023)。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同样指出“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并首先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然而我国的粮食安全仍然存在隐患,诸如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水资源分布不均,单产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种植资源收集保开发利用不足以及粮食产销不均衡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以产粮大县集中、基础条件良好的区域为重点,打造生产基础稳固、产业链条完善、集聚集群融合、绿色优质高效的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安全保障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提出中部地区要“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并且要“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要求。截至2023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9.2%。其中,河南作为“中原大粮仓”,粮食总产量位列全国第二位,小麦产量位列全国第一位,是全国小麦输出第一大省。安徽被誉为“江淮粮仓”,粮食总产量位列全国第四位。湖南、湖北是水稻种子研发高地,水稻总产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如何依托中部地区的资源与区位优势,突破发展瓶颈,构建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推动该地区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

在深入解析国家粮食安全带的核心意义与内涵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明确中部地区在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中的基础条件与优势,以及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路径。

一、文献综述

对国家粮食产业安全带的核心要义与内涵、打造中的问题以及中部地区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综述,以期精准把握当前情况,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1. 国家粮食产业安全带的核心要义与内涵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愈发重要(杨刚强等,2021)。同时,对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要求也变成了数量与质量并重(李雪等,2021)。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国内粮食安全隐患,顺应国际粮食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程国强,2021),同时也是解决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种植资源收集保开发利用不足以及粮食产销不均衡等问题的重要途径(马丽等,2021)。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不同于以引导粮食生产向优势产区集聚为建设路径的粮食产业带,是面向粮食生产功能区,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为基础,以引导粮食产业集聚并打造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的粮食产业体系为重点,以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核心目标的新型粮食经济形态(高鸣等,2021)。应该更偏重从全产业链实施布局,构建包括粮食生产、收储、流通、加工、贸易、消费各环节在内的产业发展新格局(马丽等,2021)。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又可以分为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经济安全、流通安全、消费安全五个方面(藏云鹏,2021)。

2.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打造问题

高水平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应该强调粮食产业集群的打造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陈萌山,2022)。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加强科技创新、产品价值提升、组织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内容(马松林,2021)。从产业的布局上,应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在政策方面应该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改革粮食收储政策,并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孙晓明,2021)。在具体建设项目方面,应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等(檀云舒等,2021),提升粮食资源配置效率和粮食产业的提质增效(姜楠等,2021)。此外,在粮食安全带打造的过程中,企业的作用至关重要,国际四大粮商“ABCD”对比中国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使得我国在粮食贸易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李喜贵,2021),不利于粮食安全,以及粮食安全产业带的打造。而“一带一路”的建设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有了新的打造空间,我国的企业可以借鉴国际粮商的“双向延伸产业链”“全产业链+核心业务”“粮食产业+金融业”和“期现一体化供应链”模式(李宁等,2020),打造自己的粮食产业安全带。

3. 中部地区粮食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

中部六省作为传统的“大粮仓”,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超过东北地区的比重,并承担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在过去也完成了粮食保障的重要任务(姚成胜,2015)。然而,要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推进中部地区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不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水平(刘慧,2024)。基于2001—2021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从数量安全、环境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贸易安全五个子系统开展分析,中部省份的粮食安全状态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其中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粮食生产财政支出是影响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袁世一等,2023)。在这其中,中部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时,存在耕地锐减、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基础脆弱、灾害频繁、效益降低、科技落后等主要问题(黄国勤,2022)。

二、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基础优势

中部地区涵盖了六个省份,内廓五个粮食主产区,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着力点。可喜的是,中部地区在粮食生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优势,为更好地推进实施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范围广泛、产出丰厚

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包括河南、安徽、湖

南、湖北、江西、山西,其建设基础在于该区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灌溉条件优越,便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光热条件适中,产业链条包括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相对完整。中部地区占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的五个,其中,河南、安徽均为粮食净调出省份。中部地区是我国小麦和玉米优质主产区,耕地面积约4.3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2.62%。小麦、玉米生产功能区和大豆生产保护区面积2.04亿亩,占全国总面积的23%,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9.2%,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的43%,玉米产量占全国的28%,大豆产量占全国的15%,其他谷物方面,尽管山西是非农业大省,但却是我国杂粮第一大省,谷子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位,燕麦居全国第二位,荞麦居全国第五位,高粱居全国第二位,小杂豆保持在全国前三位。可以以黄淮平原、南阳盆地、长江中游平原等三大产业带核心区为建设重点,提升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从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 中部地区粮食生产优势突出

中部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小麦生产,优势尤为突出。这不仅得益于该地区适宜的气候条件,如四季分明、降水适中,为小麦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得益于当地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扶持,以及农民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技能。专业化指数LQ(李凤廷等,2023)从1.91上升至2.01(见表1),这意味着专业化水准不断攀升,土地生产效率逐年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领先约70%,黄淮海地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确保粮食供应稳定,为我国国家战略提供坚实支持。

表1 2007—2022年中部地区小麦生产的比较优势分析

指标	区域	2007年	2012年	2017年	2022年
小麦生产区域集中度(%)	中部地区	43.61	44.01	45.59	46.13
	东北地区	1.2	1.4	1.8	1.7
	西北地区	10.17	11.18	12.21	12.3
小麦种植专业化指数LQ	中部地区	1.91	1.93	1.97	2.01
	东北地区	0.14	0.14	0.15	0.14
	西北地区	0.09	0.09	0.11	0.12
小麦种植土地生产率(公斤/亩)	中部地区	353.1	382.7	411.5	419.5
	东北地区	233	247.5	226	286.5
	西北地区	202	209.5	237.5	251

数据来源:2008—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

3. 粮食生产综合基础条件不断完善

近年来,中部地区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部地区应该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并给予包括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等配套政策。在农业科技方面,中部地区种业发展迅速,河南实施种业振兴行动,2023年有12个品种入选全国主导品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7%,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同时良种推广效果显著,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从2016年的600万亩增加到2020年的1533万亩,增长1.5倍。安徽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达2682万亩,占小麦播种面积的63%。同时,通过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如玉米合理密植等,河南多个玉米高产示范区单产突破2000斤,亩均增产25斤,粮食生产效率有明显改善。在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截至2023年,中部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已超过2.1亿亩,并持续优化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条件,为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粮食产业链延伸不断拓展

中部地区凭借粮食生产优势,积极推动产业链的延伸、价值链的提升和供应链的打造,致力于全面提升粮食产业以及整个农业领域的质量、效益与竞争力。其中,河南作为全国“小麦第一省”,在2019年其粮油加工业总产值就达到2240亿元,粮食收购总量突破400亿公斤,外调的谷物及其制成品年产量约为600亿公斤。河南不仅在产量上取得了突破,更在品牌建设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培育出了“三全”“思念”“白象”“卫龙”“想念”“博大”等一系列国内知名的粮食企业品牌,还培育出了“延津小麦”(上官彩霞等,2021)“正阳花生”“淮滨弱筋小麦”等一系列区域品牌,进一步提升了河南粮食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郭沛楠等,2020)。江西利用其粮食种植业的丰富资源,大力发展畜牧业、粮食加工业、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和粮食贸易,形成了以米、面、油及其制品为核心的粮油加工体系。这一系列的发展不仅增强了产业的整体效益和质量,而且由粮食产业这一“龙头”引领,带动了相关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湖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以其“籼稻产量第一大省”的地

位,早在2013年就实现了粮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湖南第九个“千亿产业”。这一成就标志着湖南粮食产业的强劲竞争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王达能,2020)。

三、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准确认识、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粮食生产优势的同时,也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中部地区粮食生产仍然存在诸多短板。认清不足,准确把握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存在的问题,是高效建设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又一关键。

1.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较弱

第一,粮食育种技术方面存在明显代差。粮食种业研发仍以常规育种为主,生物育种处于起步阶段,现代生物育种手段如分子辅助、基因编辑、分子设计等应用不足。我国育种技术处于以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辅助选育为主的V2.0到V3.0阶段,与发达国家模块化、流程化、工厂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V4.0存在代差。第二,农田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中部地区已建设超过2亿亩的高标准农田。然而,近三分之一的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存在农田林网、排涝沟渠、灌溉机井和配电设施等设施损毁问题,亟待提升改造。此外,农田防洪排涝应急动员和保障措施不足,救灾备荒种子、排涝装备等应急物资储备规模和标准难以满足应对重大灾害的实际需求(崔宁波,2021)。第三,在粮食种植技术方面,集成水平尚待提高。农业技术研发资源分散,统筹整合力度不够,在育种、栽培、加工、农业机械化、信息化等领域,虽然存在诸多“单项冠军”,但配套技术组装集成方面存在不足。距离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第四,耕地质量总体较低。以中部地区第一农业大省河南为例,2021年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19.2克/千克,远低于全国24.4克/千克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7%。耕作层厚度普遍较浅,全省耕地耕作层厚度大部分在15~20厘米,低于全国21.6厘米的平均厚度。此外还有800多万亩土地存在土壤酸化的现象。

2.粮食产业竞争力不强

第一,在原料质量方面。尽管中部地区具备丰

富的农业资源,但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导致部分土地质量降低,农产品品质受到负面影响,降低了该地区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第二,技术创新不足。尽管中部地区的食品加工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但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产品研发能力较弱。这导致该地区的食品产业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也无法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食品的需求。第三,中部地区粮食企业竞争力相对不足。中部地区的食品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其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难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以河南和山东、四川两个分属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农业大省相比较,2021年河南食品行业十强企业中,营收超百亿元的仅有牧原和双汇两家,其余均在20亿元至70亿元之间;而山东十强企业全部为营收百亿级以上企业,四川十强企业中营收千亿级以上两家、百亿至千亿级五家。

3.区域合作根基尚显薄弱

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核心目标在于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定。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中部地区区域的协同合作基础尚不坚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协同程度不高。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各区域产品结构雷同,资源禀赋互补性不足,制约了区域统一粮食市场的建立。这不仅阻碍了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还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削弱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推动区域间市场资源的整合与合作。二是组织协同存在短板。目前,政府协同体系尚未形成,跨区域专家团队和三方合作机构均未能设立,导致各区域在粮食产业发展中的协同力度不足。此外,企业间的协调不足,使得企业之间竞争激烈,资源难以共享。因此,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层次的协同机制,有助于提高整体竞争力。三是协同机制的发展显得滞后。构建高效的协同机制,涵盖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对于推动各区域主体协同应对风险和提升合作效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这两大机制均尚未健全,导致在风险来临之时,各区域主体难以协同应对。因此,加快构建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有助于提高区域协同应对风险的能力。

4.粮食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力量,农民、农业合作社

以及相关企业对于提高生产效益、确保粮食供应以及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受“效益约束”的制约,农业项目推进的步伐相对较慢。尽管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和农民的政策,以及粮食主产区补贴政策,但其效果尚不显著。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农业合作化水平有待提升。在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尚不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尽管政府鼓励农民加入合作社,但由于合作社管理水平不一,服务体系不完善,导致农民参与度不高。因此,提升农业合作化水平,改善合作社管理水平,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是农民种粮收益相对较低。2013—2018年,种粮亩均总成本增长6.59%,而同期平均售价降低9.47%,成本与收益的“一升一降”使得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裴沛等,2021)。尽管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对农民收入进行补贴,但效果有限。要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必须优化农产品市场体系,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三是补偿机制亟待完善。以2020年中部地区河南30个产粮大县为例,人均产粮817千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74千克。然而,这些大县的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均低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分别占比55.6%、87.9%、26.4%和38.1%,尤其是财力指标更低。这些县区不仅难以落实农业项目配套资金,甚至需要挪用农业项目资金来保障基本运营。因此,完善补偿机制,加大对农业大县的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农业项目资金合理利用,显得尤为重要。

四、高质量推进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路径

在系统梳理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核心要义及内涵,综合研判我国中部地区在粮食生产基础、生产能力、产业链延伸等优势,以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较弱、产业竞争力不强、区域合作基础相对薄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的基础之上,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建设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可行路径,为强化战略支撑、保障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1. 依托中部崛起战略,优化粮食产业布局

充分利用中部崛起战略中“三基地”中的“重要

粮食生产基地”的定位,进一步优化粮食产业布局。首先,根据中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明确不同区域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定位,确保粮食生产在优势区域集中布局,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粮食生产体系,并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发展适合当地生长的优质品种。针对中部地区土壤条件适宜种植小麦和水稻的情况,可以加大对优质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比例,提高粮食品质。其次,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落实好国家粮食生产相关补贴政策继续实施,并适时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粮食生产、粮食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等项目予以积极支持。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因地制宜推进粮食产业三链协同、五优联动,发挥相关产业园区作用,积极支持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最后,优先支持产业带核心区因地制宜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落实好增值税增量留底退税、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支持政策。

2. 提升科技支撑中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首先,开展重大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充分发挥中部地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纽带作用,组织省属科研院所优势力量,联合开展新一轮粮食作物品种攻关,选育出一批优质高产多抗广适重大突破性新品种,切实发挥良种在提高作物产量质量、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作用。其次,突破生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新型生物传感器、大数据算法等,突破尤其是在小麦、玉米、水稻等中部地区优势品种的表型精准鉴定技术难题,提升现有种源利用效率。再次,在粮食生产中,采用工厂化育秧(育苗)技术,通过精确控制光、温、水、肥等环境因素,实现秧苗的高成活率和优质素质,为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传统农业中的“露田育秧、大田育苗”方式被工厂化育秧、育苗所替代,显著提高了秧苗的成活率,增强了秧苗的抗逆性和适应性。最后,加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应用。通过实行机耕、机插(秧)、机收等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还提高了作业效率,确保了粮食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精准农业技术,对作物生长过程中的水肥需求进行精确调控,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可持续的资源保障。引入无人机防病、灭虫技术,利用无人机喷洒绿色农

药和生物农药,降低了农药使用量和环境污染,实现了绿色防控。

3.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耕地质量

首先,应该强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产业带集中连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业气象综合监测网络,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体系,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加快机械化救灾防灾能力建设,提升粮食生产灾害防范能力。积极挖掘盐碱地潜力,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盐碱地等后备资源适度有序开发为耕地。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支持产业带核心区优先开展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率先在产业带核心区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数字农业应用推广基地,开展粮食生产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建设一批优质粮油万亩示范区。协同推进温室气体减排、耕地质量提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循环农业建设,提高农田土壤固碳能力,提升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整体水平。其次,应进一步改善耕地质量。切实保护中部地区各省的宝贵耕地资源,确保耕地资源不被滥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的要求,严禁任何形式的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包括绿化造林、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挖湖造景、扩大自然保护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非农建设以及违法违规批地用地等。同时,明确保护耕地的目的是更好地利用它。中部地区的各省应当充分发挥耕地的作用和功能,避免资源浪费。具体来说,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从而提高土地(耕地)的全年利用率。最后,要发展间、混、套作,采用立体种植和立体种养的模式,特别是中部地区的旱地,更适宜采用间混套作立体种植或立体种养的模式。

4. 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

充分利用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要求,通过整合粮食产业链,实现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一体化发展,提高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和整体竞争力。依托中部地区丰富的粮食资源,发展粮食深加工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如发展绿色食品、健康食品等。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质量,如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智能农业等。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粮食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如“山西小米”“延津小麦”等。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等新业态,拓展农业功能,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如湖南安仁打造了全国首个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稻田公园”,该项目不仅作为粮食生产基地和农业示范点,还融合了农耕体验、科普教育、旅游观光和休闲娱乐功能,有效推动了当地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种植、收割、仓储、物流等一体化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管理和营销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合作社、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建立农户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支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提高粮食产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供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粮食产业。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提高中部地区粮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品牌影响力。

5. 建立协同机制,强化中部地区区域协作。

首先,建立合作机制,协调各省在粮食产业的扶持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共同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例如通过成立中部地区粮食产业合作联盟,建立定期会晤和沟通机制,协调各省粮食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同时要注重各地差异化条件,各省要根据自身资源和产业特点,发展特色粮食产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区域内的产业互补。可以通过建立中部地区粮食市场信息共享平台,提供市场动态、价格信息、供需状况等,促进信息透明化。联通各省粮食创新平台,研发中心等集中区域内科研资源,共同开展新品种培育、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研究。其次,合作建设跨省的粮食物流、仓储设施,提高区域粮食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跨区域打造公共品牌,共同打造区域性粮食品牌,通过联合营销和品牌推广,提升中部地区粮食产品的市场认知度。此外,加强各省之间人才交流与培训,共享人才资源,提高粮食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并探索建立区域性粮食产业发展基金,为粮食产业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
- [2]杨刚强,肖广宇,王海森.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的思路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21(8).
- [3]李雪,吕新业.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数量和质量并重[J].农业经济问题,2021(11).
- [4]程国强.如何谋划布局粮食安全产业带:专访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程国强[N].河南日报,2021-03-08.
- [5]马丽,王雨浓.我国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现实意义、约束条件与实施对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4).
- [6]高鸣,魏佳翔.加快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发展定位与战略构想[J].中国农村经济,2021(11).
- [7]臧云鹏.探析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J].中国国情国力,2021(4).
- [8]陈萌山.加快建设高水平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N].人民政协报,2022-03-08.
- [9]马松林.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政策建议[J].智慧农业导刊,2021,1(1).
- [10]孙晓明.如何建好粮食安全产业带[N].中国财经报,2021-01-26.
- [11]檀云舒,饶璐,吴娜培,等.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优势、困境与路径[J].粮食科技与经济,2021,46(3).
- [12]姜楠,郑玥.建设粮食安全产业带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N].中国城乡金融报,2021-01-13.
- [13]李喜贵.国际粮商发展经验对培育我国大粮商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中),2021(4).
- [14]李宁,陈会玲,钟钰.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借鉴[J].世界农业,2020(8).
- [15]姚成胜,黄琳,吕晞.中国中部地区粮食安全水平及其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评价[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12).
- [16]刘慧.保障粮食安全须更加重视“中部力量”[N].经济日报,2024-03-28.
- [17]袁世一,李干琼.基于熵权法的中国粮食安全评价及关键因素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23,51(19).
- [18]黄国勤.中国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成就、问题及高质量发展对策[J].中国井冈山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22(1).
- [19]李凤廷,尹钥佳.黄淮海地区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路径与策略研究[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0).
- [20]上官彩霞,景丽,张伟,等.以全产业链发展 擦亮“延津小麦”品牌[N].河南日报(理论版),2021-06-16.
- [21]郭沛楠,李绍玲.河南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粮食科技与经济,2020(12).
- [22]王达能.建设稻谷技术创新中心 推动湖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J].粮食问题研究,2020(4).
- [23]崔宁波,董晋.主产区粮食生产安全:地位、挑战与保障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1(7).
- [24]裴沛,孙金岭.新形势下中国粮食价格与粮食安全研究[J].价格月刊,2021(2).
- [25]周巍.神农故郡的脱贫之“术”:安仁“旅游+”扶贫模式的调查与思考[N].郴州日报,2018-04-24.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Grain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in the Central Region

Zhang Li An Qi Teng Yongzho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improv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and building an agricultural power.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or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the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central reg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grain production foundation,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extension of the grain industry chain. It also points out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relatively weak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eak competitiveness of the grain industry, relatively weak found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grain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proposed: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the grain industry,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capabilities, enhancing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enhancing regional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Grain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Construction Path

(责任编辑:平 萍)